

金字塔外的沉思

廖炳惠*

我是 2007 年 8 月到國科會（現為科技部）人文處（人文司）擔任處長，當時是由清華大學借調，但不到兩年，便於 2009 年 6 月離職，赴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在文學系擔任接掌臺灣研究講座及文化研究的組務。

剛到人文處，2007 年正好是五年五百億的全盛期，而且本土化的聲勢正旺，因此人文處的業務頗受重視，主委、副主委乃至立法委員都十分關照。在我任內，人文處的經費成長了 29%，大概是歷年來最多的，比起以往往往要刪節計畫的編列項目、降低出國的差旅比例，在我的記憶中，任內這兩年內，倒是經常要鼓勵學者採購大型儀器（像 MRI 或考古的勘察設備）、成立企管個案中心、推動主題圖書多年計畫、延長國外訪問期限、建構重點數位典藏、參考其他東亞及跨地區的長照與民生研究的成果，逐步邁向「智慧人生」、「健全城市」、與安養、社福的多元整合，提升人文、社會研究的效益。

任內一個很重大的突破是把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的專書著作，列入審查採計的範圍，而且按照等級予以加分。以往是期刊論文的量化算法，以國際重要核心期刊為標準，但是不少人文學者是以專書去發展、增訂其見解，內容及章節在專書之中才能彰顯其全貌，因此我們利用各種機會去凸顯專書的重要性，參考了歐、美、英、澳、加各國的標準，獲得大家的共識。同時，人文處的論文、專著表現也在國際發表的索引上與理工、醫學的領域毫不遜色，但投入到人文處的經費往往只有其他處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已，因此這種不平均與落差的現象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立法委員以及各級長官都認為人文處的好處是「低投資、高輸出」，值得加以翻盤，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們勢必要把人文處做大，與各種生命、工程、安養、資訊關注的重點都要產生多元的交叉、合作，彼此闡揚。

然而，經費額度增加了，卻沒看到研究計畫及其成果馬上成長，其中主要

*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川流講座、前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民國 96-98 年）

原因是人文、社會研究需要長期的投入，而且個別型的單打獨鬥情況遠多於團隊合作或國際共同撰述的密切分工。如何在健全基礎硬體設備的基礎上（臺灣整體之科技基底設置，在全球一直名列前茅），強化重點主題在橫縱雙軸的成就（跨科際整合及國際出版突破），便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事實上，不少傑出的人文、社會學者都已擁有各種可觀的獎助，再給他們更多的經費或大型計畫只造成負擔，而且臺灣的研究領域失衡、年青學者無法就業、高級人才斷層、國外影響力銳減、創意產學合作無法展開等等情況並不會因為僅僅投入經費就能夠在質量上有具體的改變與革新。

要突破這些瓶頸，自然得從許多更基本的教育、研究環境去著手。我常以一個例子來說明，同樣是教兒童做剪報，美國小學是帶小孩到超市去做田野，讓六歲的學童自己挑一種水果、蔬菜，去深入報導各種蔬菜水果的歷史來源、生產地點、營養結構、環保意識等相關議題，把環球和地方經濟聯接在一起，科學與人文、醫療、公共衛生等等都在思考架構裡缺一不可。但是在臺灣，這樣一個報告就只是資訊的匯整與文圖並茂的包裝，而不是按照小孩子的興趣去做各方面深入的連結，通常都是老師規定作業，學子找材料，因此專長領域之外的訴求，乃至食物與文化、殖民與全球的不平均、蔬果與本地環境、包裝與行銷等等問題都不會在臺灣小孩子的剪報中展現出來。

臺灣的學術界不斷以領域的排名、卓越為目標，是垂直走的思考方式，而忘了學術社群的結構其實頗像金字塔，如果沒有不同領域在橫面的奠基和連結，是沒辦法往上成長。同時，因為老齡化、少子化的影響，人口結構對大學產生了結構性的改變，百分之十五的資深人士長期掌握資源，排擠了年青族群的就業，因此他們通常只能擔任後博士研究或專案教師，以這種身分流散在學府之內外。越來越多的人力往往淪為大餅底下的藍色小工蟻，去累積材料、力求拔尖、登載論文在頂級的國際期刊之上，因此邀請國際期刊主編來臺主持工作坊，與劍橋、Routledge 等知名出版社合作推出系列叢書，便蔚為風氣。論文發表以及同儕審查、鞏固獎助資源的機制因此密不可分，也造成了不少學術倫理的糾紛。

精密分工與國際出版當然有助於提升臺灣的學術可見度，但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教養、傳承的問題也逐漸浮現。特別是冷門、費時的古典語文（希臘、拉丁、歐洲古文學）就開始招不到學生，不斷在產學、重點規劃與資源搶奪上遭到邊緣化。雖然是時勢所趨，但是缺乏這些奠基的人文教養功夫，當代的影視、政治經濟或流行文化等議題，往往在學者的研究裡缺乏了歷史的縱深、細致的差異及其文化多樣性。例如目前華語文學研究（Sinophone Studies）便傾向於用

漢語以及弱裔族群彼此對立的模式，而忽略了漢語不斷吸收其他外語，不斷與各種方言互動的歷史面向。我在一篇文章中便提出「華語」的錯綜、矛盾與差異¹，尤其是與國族主義不相容的部分——不管是眷村、後遺民的懷舊或是本土化的政治立場。

最近，我與臺師大的朋友一起推動加州、臺北藝術大學的合作，來針對華語文學、電影進行跨地區的交流，舉辦各種活動，讓導演、產業界的作家、學術工作者參與研討會。導演、作家可以與年輕學者、研究生一起對話，並將這些對話結集出版。也許這可以讓不同地方、領域、產學市場的華語經驗彼此交流、辯證、闡明，對多樣性的跨文化創意表達提出新見解²。

¹ 請見 Ping-hui Liao, “Sinophone Literature”,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Yingjin Zhang, Oxford: Blackwell, 2016, 134-147

² 有關本人學思變化的反省，請參考《中外文學》2016年12月號的專訪。